

● 严慰冰著 ●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魂
歸
江
南

H U N G U I
J I A N G N A N

魂归江南

严慰冰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早文

封面设计：朱展程

魂归江南

严慰冰 著

菡子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6 字数 135,000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47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841 定价：1.15元

真理是朴素的，历史是无情的（代序）

——为长诗《于立鹤》再版说几句话

宋振庭

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长诗，或者说这本书连同作者自身的苦难的历程，是叫人不由地要想起许多事，有许多当然的感慨。

作为十年动乱的前奏，严慰冰同志是第一个作了江青、林彪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对象。“严案”是十亿人口的中国妇孺尽知的大案要案，而那罪名又吓死人，叫做“要谋害副统帅”的“现行反革命”。但是怎么“谋害”的呢？据说就是写信揭发林彪的妻子叶群的真面目。人们都长着一个脑袋，这脑袋里有个大脑，它让人会思想，人们可以不说话，不敢或不能说话，但若想让人不想，这办不到，谁也没这个能力。当此之时，人们就想：“这个严慰冰可真怪，她怎么得了这样的偏执病，偏偏要倒捋虎须，偏偏要去自己找死？”

我虽是从建国的第一年起，就在一个省作省委宣传部长，陆定一同志是老上级，以后在地方上我也是以“阎王殿”加上“三家村”的致命株连罪名被关押的，但可怜得很，我却不认识

严慰冰同志，这在许多人也许会奇怪。在我们那一辈人，这倒十分正常。那个年代的同志关系就是这样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谁也不大理会到公馆拜谒这一套“关系学”。但，我自己每每想起“严案”，就觉得此人真有些“怪”，有些非一般“常人”、按“常理”可以衡量的品格。随着历史的表演的进展，随着事物真相和谜底一一暴露，就愈来愈让我对这位女同志起敬。我也想过，这个虔诚的殉道者，所以敢作这样的事，她一定是个虔诚的愿以己身作祭品和牺牲、供献给真理的祭坛的人。

长诗《于立鹤》，我没有读过，这主要由于我的读书的爱好不同。我读过的中国人写的长诗，除《王贵和李香香》、和郭小川同志送我的一本以外，记不得还读过什么了。这次，有机会读了作者的手稿，使我以上这些脑袋里曾经转过的念头，自己认为总算找到了答案。

作者和作品，使我回想到我们这一辈人的某些共同的时代特征，共同的品格。现在年在六十以上至七十以下的这一辈人，即所谓老“三八”式，和“两万五”相衔接的这一代，是在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长、和走了过来的这一代。这一代人，是在风雨飘摇的民族危急存亡之秋，是在烽火连天，战马咆哮中过来的，为了不愿做亡国奴，不愿做蒋家王朝的奴仆，人们奔向延安，寻求真理，投身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。而亲手把这个思想、道德、品格、党性传给我们的老师，即是“两万五”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，也有在国民党监狱里绝过食，戴过死囚镣铐的老共产党人。如果按基督教的使徒列传说，我们这一代，当然还比不上大彼得和保罗，但那虔

诚的程度却不在马可、马太以下。我们多数人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念过大学的是少数，多数是中小知识分子，但那求知的渴望，却象一块干渴的海绵，我们都是立志要靠自学读书和生活实践来辨别真理的。对旧社会是见过，但并不理解，一到了自己的队伍中，就天真烂漫得很，虔诚到了家，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，一提起烈士，就肃然起敬，每当唱国际歌时，就会想到自己的入党宣誓。

建国以来，人们更“脚打后脑勺”，但对于还得来一次十年动乱，自己还得再受审查，关牛棚，甚至还得住一住自己的监狱，还得让江青、张春桥再按解放人员“解放”一次，可实在没有这种精神准备，但是，天啊！谁知历史却偏偏要领着我们经过这“九九八十一难”的全过程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、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，党得重兴，国得重兴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但我们这些人又到了老年了，该退出第一线了。对于这一条，我们是有十足的精神准备的，深知为祖国和江山大业，付托匪人，那比什么都可怕，而付托得人，就要大家来关心动手动脑帮党组织送人、选贤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些人，历史给出了一道考试题：“你以什么贡献，交给新的一代？”

我上边的话，说长了一点，好象和作序的话离了题。但我想说：关于长诗的自身的艺术成就，思想成就，我不想多说话，读者自会判明，我只想作者和再版的这部长诗作品，正是对历史给我们一代人的考题的最好的回答。写烈士的人，得有一点发言权和资格，起码作者的自身，使人不会把作者和作品看成不协调的结合，只有一个纯净的有如殉道者的品质的人

来写上一代的殉道者，那才有说服力。

严朴和于立鹤是这本书中的主角，这在今日的中国也是应该真正的树碑立传的人。江青、林彪等人，到处骂人“树碑立传”，他们真的反对树碑立传吗？不！他们想这件事都想出神经病了，单相思到了疯狂的地步。江青给自己立了一个“六旗手”、“国际歌以后第一人”的碑和传，但结果呢！人们在口碑上给她立了真是万劫难复的责罚。而对我们光辉的中国人的祖先，仁人志士，中国人塑像、雕刻、丰碑、画像、传记还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和历史太不相称了。

一九八二年冬，我有幸访问了一次意大利。意共的同志送别我们的晚餐，就在布鲁诺广场，对面一家餐馆，即当年烧死布鲁诺、以后竖起布鲁诺的大理石座的铜像的地方，我们的坐席，面对着布鲁诺的像。主人、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对我说：“你看！他的目光在说话！”我说：“是的！他在说：

‘人们！只需相信真理，只需相信历史。真理最朴素，历史绝不饶人！也不骗人！’”

一九八三，春节时

魂歸江南





橫眉冷對千夫指
俯首甘為孺子牛

書贈嚴慰冰

陳年時年六十一



• 目 录 •

魂归江南.....	(1)
给爱好抗大的姊妹们.....	(10)
从征行.....	(18)
从征行之二.....	(22)
从征行之三.....	(27)
从征行之四.....	(31)
入学.....	(36)
铜脸盆的故事.....	(40)
纪念朱自清先生.....	(76)
十五个“袁世凯”.....	(81)
农民革命军的红领巾.....	(89)
革命乡亲 无限深情.....	(95)
母亲.....	(103)
头发的故事.....	(114)
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.....	(122)
抗大生活的回忆.....	(132)
拜访红色故都——瑞金.....	(145)
高山景行 丹心照千古.....	(149)

• 目 录 •

日月同辉	(156)
五十年如一日	(163)
病中琐记	(166)
《于立鹤》再版后记	(171)
我的回答	(173)
严慰冰之死	严 昭 (186)
编后絮语	菡 子 (202)

魂 归 江 南

——悼严朴同志逝世三十周年

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，我的爸爸严朴同志患胰腺癌、脾脏癌，加上胃动脉破裂，逝世于北平。

我失却慈祥的父亲，可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志已经整整三十年了。

春风杨柳年复年，此生几经沧桑，思及往事，泪簌簌下。

我不清楚父亲的全部斗争历史，因为他开始遭反动派悬赏通缉，被迫流亡的时候，我尚在童年。等到我稍微长大些后，家乡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父亲为革命奔波，两地无法通讯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吉凶存亡。一九三八年我去延安，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，彼此匆匆偶聚，没有空闲谈过往事；满以为相处之日正长，殊不料江南解放之际，父亲因早年受过酷刑，加上积劳成疾，身罹不治之症，溘然长逝。

我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，只在他临终前的四十天。这四十天，我随时受到他的教育与熏陶。当时，他大量吐血、高烧不退、浮肿、喘息……使我心焦，但有朝夕的聚首机会，却使我深感幸福。

在父亲重病住院的五十多天中，许多事是可歌可泣的。

他已大量吐血三次，完全不能进食，周身浮肿，不停的打嗝，但对家乡、对战友、对年轻人，却仍满怀着真挚与深沉的眷恋。

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？每天早晨，父亲要我告诉他前方胜利消息，大夫因为他病重，常加劝阻。当我迟迟才将无锡解放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，他晶莹的热泪潸潸地落满了那花白的双鬓。他的双唇颤抖着，一句一句叮嘱说：“帮我写封信回去，向故乡的父老们致贺、致敬。……二十年前，当我在无锡、江阴、常熟、宜兴一带搞革命活动时，他们对我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。”“告诉江南亲爱的老乡们，二十年前跟他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殊死斗争的老伙伴，快要回去了！……”

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？每天早晨，当内科主任、主治大夫、住院医师、实习医生、护士长排着长长的行列，来查病房的时候，父亲每次都非常吃力地举起浮肿而苍白的右手，频频打着招呼。当主任、主治大夫用英语彼此交谈的时候，父亲常苦笑着说：“讲中国话吧！我是共产党员，有正确的生死观。……请什么都不要瞒我！……你们用英语讲，这些乡里来大医院实习的年轻人不懂啊！这对他们培养、提高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当时的规矩，科主任查病房的时候，培训的实习医生只能远远地在一旁观看，他们是不能接触病员的。父亲对此颇有意见。他不止一次地向傅连璋同志建议：“病历不要用英文写。查病房不要讲英语，实习医生要在病员身上听诊、叩诊。”

父亲从他自己身上，打破当时大医院查病房的清规戒律。他常指着自已肿胀得如同大鼓似的肚子，吃力地向实习

医生说：“过来！你们都过来！……摸摸我的大肚子，好好听一听！要在我身上学到东西！……”又说：“以前在乡里学习条件差，如今条件好……要随时、随地、随人、随事学，……把本领学到手！”虽然每查一次病房都使他累得更喘，但他的嘴角却总是挂着微笑。

父亲为革命事业，一九二六年变卖了家里的田地房产，创办私立江苏中学，作为无锡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。他为营救革命同志及抚恤遗孤，常常慷慨解囊，但对自己却是十分刻苦，在病中还是如此。

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？一九四九年春，天久旱不雨。父亲每天早上必问我：“夜间下了雨没有？”“现在是什么节气？”“天不下雨，棉花能不能下种？”“今年麦子收成怎样？”每次打针，他都向护士们打听针药价钱，打听民食市价。当时，他的双手已经浮肿，还是艰难地弯曲着手指计算着一支针药合几斤小米。他常谆谆嘱我：“天旱不下雨，不要为我多花钱！老百姓收一粒米可不容易！”后来，他竟拒绝在他身上用贵重药物，说是：“大军要过江，前方打仗要用药！”医院领导和大夫们劝他，根本没有用处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得串通了哄他说：“这全是我们自己的制药厂的产品，便宜，不值钱，一斤小米一支。”

父亲是严于律己的。他二十五年如一日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，从不居功自傲。

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？在他第四次大吐血以后的第六日，父亲自知已不能再起，请陆定一、陈少敏同志到病榻前，口述遗嘱，由陆定一同志笔录。当时他正发着高烧，头顶和胸口全是冰袋，舌根早硬，发音微弱，可是他事事不含糊，认真地

严肃地对一生工作，进行了检查与自我批评。对新党员的教育问题，郑重地、细致地提供了意见。他完全忘却自己是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。当遗嘱笔录完毕，他高兴得象孩子一样，连连与陆、陈两同志握手，费劲地说：“好了，了一心事！以后精神好，还要补充。”

父亲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同志。他尊重真理，疾恶如仇。

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？在他临终前的十五小时，陈云同志在午夜赶来看他。父亲费力地抚摸着老战友的手，含着泪兴奋地说：“陈云同志！您我同患难共生死，相处将二十年。我总不敢称您为朋友。……如今我将一病不起，对自己的生平作为，我细细检查过。今天我才敢于说，我不愧是您的朋友！……”

陈云同志安慰他、鼓励他说：“你站得稳！过得硬！您对得起党！……病不要紧……有医生……。”陈云同志的声音哽咽了。父亲满意地笑了，可是眼泪却簌簌地沿着眼角，徐徐注入耳朵。那浮肿的十指早已不能屈曲的双手，仍不停地抚摸着他的战友的手。

病榻左右的大夫与护士们感动了，在蓝色的灯光下，他们偷偷地擦着眼泪。

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？在他临终前四个小时，专家们为他作最后一次输血，进行抢救。因为水肿十分严重，四肢的静脉管无法寻得，不得已动用外科手术，割切表皮及肌肉才找到静脉管，进行输血，可是吊瓶中的血液却不注入人体，而是从针尖滴滴点点流出来。可怜，父亲的血管崩塌了！抢救已

完全没有希望。大夫咬紧嘴唇，流着泪，拔出针尖。他的手颤抖着，颤抖着。金茂岳主任（妇产科专家）泣不成声，他双手在搓揉着，搓揉着，好象在深深怨恨自己无能为力，爱莫能助。

父亲舌根早僵，神志已不清，但却竭尽全力一声声在喊着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解放全中国！”声音越来越微弱，直到停止呼吸。

专家们伫立在病榻周围，低着头，流着泪，久久不忍离去。住院医师杨同志哭昏在父亲身旁。张庆松副院长（耳鼻喉科专家）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我看到了共产党员之死。看到了可敬的气概与精神。中国革命一定胜利！帝国主义一定被打倒！”

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任劳任怨，鞠躬尽瘁，艰苦奋斗了二十五年的战士，离开他的战友，溘然长逝了。他没有一分钱的遗产留给子女，他留给他子女的是：可贵的革命品质和未竟的革命事业！

在严朴同志病中与歿后，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董必武、邓颖超、康克清、安子文、何莲芝、于若木等长辈，及苏南千百位江东父老，对他殷殷关切之忧是我所永生难忘的。

一九四九年春，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，他夜以继日地忙碌着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还嘱咐我：“你每早写个病情报告给我，短些！三五十字，让我知道你父亲的情况。”周恩来、朱德、董（必武）老夫妇、邓颖超、康克清等长辈，经常嘱秘书或亲自打电话给医院领导，详细询问父亲病情。邓颖超同志在病中，还帮我邀到香港名中医彭泽民为父亲看病。我经常收到四川蜜